玉函山房輯佚書

日耕帖卷二十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八

乃裹餱糧釋文餱字或作糇盧文弨攷證文選于令升晉紀總論並作乃裹糇糧翰案左太沖招隱詩秋菊兼糇糧李善注引毛詩並作糇糧楚辭離騷王逸章句糇糧也引詩乃裹餱糇糧作糇經字又異

于橐于囊毛傳小曰橐大曰囊朱子集傳有底曰橐

無底曰囊而孟子集注無底曰橐有底曰囊不同者集傳從說文孟子集注從董氏也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橐今纏腰下者東方朔傳布一囊粟乾餱盛於橐粟米盛於囊也

既順迺宣毛傳宣徧也鄭箋既順其事乃又使之時耕正義順謂順事則耕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朱傳言居之徧却從王肅義

陟則在巘釋文出巚字云本又作巘今注疏本作巘

載釋文巘本又作𪩘案正義引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甑甗甑山狀似之則毛本作甗後儒改爲巘遂又並釋文改之爾

乃造其曹執豕于牢毛傳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酌之用匏儉以質也鄭箋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案傳以公劉爲羣臣設燕饗之禮曹謂羣臣如周語民所曹好漢書吾曹之曹覩下飲之食之與小雅緜蠻語意同傳說得

旨

李樗詩解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爲有國有家之重者也

因學紀聞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徹田爲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兵車三單毛傳三單相襲也鄭箋大國之制三軍以
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
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正義引王肅云三單相
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
備也又云王肅之曰無所用兵三單相襲復何禦
哉蓋不以傳義爲然案肅曰徹戒無虞況遷國之
初豈可竟忘兵備此謂以三單相襲之軍徹田爲
糧耳強壯任耕事老幼巡守婦女饁餉散軍於農
畝之中防禦不失兵食兼足井田之良規寓兵屯

目耕帖　卷二十　三餘簃補校

田之善制矣

白虎通京師篇后稷封於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即有邰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館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顧炎武日知錄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爲邠案今毛詩及漢書地理志仍作豳而孟子及白虎通並作邠蓋古字本通用唐始定從邠耳

取厲取鍛釋文厲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碫丁亂反鍛石也說文碫厲石案說文無礪字碫下引春秋傳

公孫碬字子石唐元度九經字様音徦亦云見春秋足利本作㻸碬則唐以前毛詩㻸本作瑕碬瑕瑕也

芮鞫之卽毛傳芮水厓也鞫究也鄭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正義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鞫之卽卽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案周禮鄭注引大雅作汭坂之卽孔氏順毛詩作芮鞫攷漢書右扶風汧縣注芮水出西北東入

涇詩芮阮雍州川也師古曰阮讀與陶同大雅公劉之詩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韓詩作芮阸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阮之間耳鄭先習韓詩作阮從韓爲義後箋毛詩乃從毛義故不同也

可以餴饎毛傳餴餾也正義引釋言云饙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饙勻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餐者脩飯爲饙饙均熟爲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非

訓饙爲餾案今俗以水浙米微蒸之或不蒸皆謂之饙飯餅既熟再蒸之謂之餾碓爲二事毛意餅餾當謂餅即饙餾之一餅也餅與爾雅饙異者毛詩多用古文字

孝經引詩作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孔安國傳愷樂悌易也言君子敬以居身樂易於人其貴老慈幼忠愛之心似民之父母韓詩外傳卷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

已而區畔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泛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爲父服斬縗三年爲君亦服斬縗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說義淵懿醇茂可想見漢學之根柢劉向說苑政理篇引詩作凱悌白虎通號篇引詩作愷弟

飄風自南釋文出票風云本亦作飄今注疏本作飄

載釋文飄避遊反本亦作票

列女傳卷六引詩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游作遊又卷

五引詩愷弟君子四方爲則愷作愷

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鄭箋伴奐自

縱弛之意也正義引王肅孫毓云周公著書名曰無

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

而發章令自縱弛直方之義以爲斯皆未達勸戒

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

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子之燕居是縱弛之狀無爲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爲乎云云此言爲康成解嘲要未若毛傳義愜正義釋傳云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以渙爲奐當必有古據也

姚舜牧詩經疑問天保三言俾爾是天所賦畀卷阿三言俾爾是人所注望皆忠臣望君之詞翰案古

人質實天保卷阿臣稱君金縢予孫稱祖考皆曰
爾至敬不文之義也
似先公酋矣鄭箋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朱氏彝尊
經義考嗣先公爾酋矣今作似先公酋矣
茀祿爾康矣毛傳茀小也鄭箋茀福案訓茀爲小古
無所見朱子集傳從鄭義龍萬育詩經詁要草多
謂之茀言得福之茀茂也解義甚確
有馮有翼毛傳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鄭箋馮馮几
也翼助也戴氏攷正按馮滿也謂忠誠滿於內翼

之言盛也謂威儀盛於外焉翼二字古人多連舉屈原賦之憑翼惟象淮南鴻烈之憑憑翼翼皆指氣化充滿盛作然後有形與物輪菜如此說方與下有孝有德一例

呂氏家塾讀詩紀云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矣朱子集傳取其說

荀子正名篇引詩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蓋

弟君子四方爲綱圭作珪閒作間

蔡邕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用詩語作顒顒卬

卬如珪如璋卬作昂圭作珪漢書敘傳用詩語如

圭如璋與毛詩同文選任彥昇百辟勸進今上牋

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顒顒仰天告訴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韓詩同亦似顒

顒說義與毛傳殊別

說苑奉使篇引詩鳳皇于飛噦噦其羽鳳作皇翺作

噦與毛詩不同

詩正義引說文及韓詩外傳卷八引詩鳳皇于飛二句並載天老說鳳一節而互有詳略今據所引互校以補天老書之佚錄於此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韓詩外傳）天老對曰夫鳳象（說文無對字夫字）鴻前麟後（說文作麐前鹿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說文作背）燕頷而雞喙（說文脫喙字無三而字）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說文無戴德十八字作五色備舉）舉動八風氣應

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說文無此六句
出於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
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韓詩外傳無此七句說文
所引止此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
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
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
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
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
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

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自惟鳳已下並韓詩外傳引

呂氏春秋開春論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至聖人皆重至矣高誘注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引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誘所引亦韓詩義

說苑雜言篇引鳳皇鳴矣六句雝雝作雍雍

沈萬鈳詩經類考卷阿注於用賢民勞主於恤不背治亂雖異而撥亂致治則同也

汔可小康毛傳汔危也鄭箋汔幾也正義釋詁云幾

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說文解字汔水涸也引詩汔可小康訓竆近爲義與毛訓危有合

荀子致士篇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引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王符潛夫論述赦篇引詩無縱詭隨以謹是良詭作
詭無作是非譌字經本異也
憯不畏明釋文出慘字云本亦作憯今注疏本作憯
春秋昭二十年左傳家語正論解引詩並作慘知
毛古本作慘說文解字朁曾也引詩朁不畏明則
朁又是古文字也
柔遠能邇釋文出揉字云本亦作柔今注疏本作柔
說苑君道篇新序雜事四引詩亦並作柔以揉字
例觀知毛古本亦作揉也

許謙詩集傳名物鈔民勞數章皆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並言之蓋詭隨爲柔惡便辟側媚之類是也寇虐爲剛惡强橫暴戾之類是也絕此二者斯爲得人此又於青蠅巷伯之外增一法戒也案許說有見於寬猛相濟之義而春秋左傳說此詩尤圓昭二十年傳仲尼論政引詩民亦勞止四句云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四句云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云平之以和也與譜洪範三德契合家語正論解亦載此文從依毛詩作縱似王肅所

改

下民卒癉釋文出僤字云本又作癉沈本作瘅今注疏本作癉正義癉病釋詁文案今爾雅作癉病與沈重本正合禮記緇衣引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瘨亦作癉韓詩外傳引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卒又作瘁而作癉與今本毛詩同後漢書李固傳引詩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說義亦同毛傳

列女傳卷八引詩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又引詩秉心

宜猷猶並作猷猷今字猶古字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毛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正義釋訓云憲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爲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臣並爲制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泄之義桑欣欣者媚悅以取容沓沓者挾術以競進二者相因至沓沓則欣欣之計彌工而彌巧故孟子引詩以沓沓說泄泄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

王之道其詆毀古法緣飾經術如漢桑宏羊之權鹽鐵宋王安石之稅青苗皆爾雅所謂側法則者也爾雅作憲憲洩洩正義引作泄泄順毛詩文孟子引詩亦作泄泄古字通用說文解字口部呭多言也引詩無然呭呭又言部詍字訓同引詩無然詍詍存異文也

列女傳卷六引詩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說苑善說篇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引詩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左傳襄二十一年引詩亦

作縪桒釋文出繹矣云本亦作懌則毛詩古本作繹也劉向傳稱詩故協與毛詩洽與說苑作繹或後人順毛而改乎說文解字卅字引說文詞之卅矣是古文字

及爾同僚釋文僚字又作寮宋本注疏作寮左傳文七年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爲寮亦作寮字桒爾雅釋詁寮官也則作寮爲正僚假借字也

荀子大略篇引詩我言偽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韓詩外傳卷三載東野以九九

見齊桓公事引此二句云博謀也又卷五說儒一
節引此二句云取謀之博也皆同荀義又引傳曰
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躧舄視
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
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
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
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說義亦閎大
列女傳引詩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蹻作蹻案集韻蹻

口到切足不前也亦言而不　行之意

說苑辯物篇夫死者猶可藥而　生也悲夫亂君之治

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

辭也爾雅釋訓謔謔謞謞崇　讒慝也舍人注謔謔

謞謞皆盛烈貌熇作謞爾雅　與毛詩字異

爾雅釋訓夸毗體柔也又曰殿屎呻也毛傳訓義皆

本之說文解字口部引詩民之方唸吚蔡邕和熹

鄧皇后諡議人懷殿吚之聲亦作吚字蔡用魯詩

殿吚說文唸吚存齊韓之異文也五經文字引說

文作吚誤玉篇廣韻並作㕧

孔子家語辯政篇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也引詩莫作不說苑政理篇引同家語喪亂作相亂皆與毛 詩異

禮記樂記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鄭注誘進也孔甚也言民 於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案樂記載子夏魏文侯之言引詩作誘民

韓詩外傳卷五引詩亦作誘民今毛詩作牖毛無

傳而於上天之鬭氏傳云鬭遁也鬭與鬪古字通
用故以爲導也
氏之多辟釋文出僻字今注疏本作僻案後漢書張
衡傳家語子路初見篇顧野王玉篇人部釋元應
一切經音義卷九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引詩並
作僻段氏玉裁詩經小學漢時詩讀上作僻下作
辟故傳云辟法也箋云民之多爲邪僻乃汝君臣
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
而朱子遂併下字釋爲邪矣

漢書諸侯王表引詩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

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

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

爲不可拔者也价作介藩作蕃維並作惟無作毋

皆與毛詩異荀子君道篇彊國篇兩引詩皆作介

人維藩大師維垣並云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

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似古說詩者之成語

後漢書蔡邕傳答詔問八事引詩畏天之怒不敢戲

豫敬作畏無作不

及爾游衍釋文出遊羨云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善反

本或作衍今注疏本作衍當非毛詩古本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毛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鄭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案爾雅釋訓版版盪盪僻也邢昺疏引李巡曰版版者失道之僻也盪盪者邪辟之僻也爾雅釋文出蕩蕩云本或作盪知盪蕩二字古通用臧氏琳謂爾雅是魯詩之學然

則上帝板板魯作版版蕩蕩上帝魯作盪盪也

其命多辟釋文本又作僻盧氏考證案箋云其政教

又多邪僻則經文本作僻字說苑至公篇引詩其命多僻瑯案說苑引疾威二句言不公也說僻字之義今注疏本作多辟蓋非毛經初本

新序善謀篇說苑敬慎篇引詩靡不有初鮮克由終有並作由

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王逸章句强圉多力也洪興祖補注引詩曾是强禦不知三家經本蓋作強圉漢書敘傳曾是強圉招克爲雄師古引詩同

又敘傳班伯云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呼文

作詩棨班固稱伯少受詩於師丹此所引者齊詩

凡班氏引詩皆一家之學

韓詩外傳卷八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

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託者弱也稷蜂不攻

而社鼠不燻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託者善也

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

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

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天不湎爾以酒宋本釋文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

曰湎今本及注疏所載釋文並作不出容文選班
孟堅東都賦注引飲酒之禮閉門不出容曰湎張
景陽七命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湎顏色均眾寡謂
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湎亦一作容一作容諸引
皆脫略不全初學記卷二十六引韓詩此文蓋具
今錄之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
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之已謂之醧
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
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此引作不

出循出下又脫一字案其義當是不出客也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釋文式呼崔本作謼式一本作
或號或呼卑必爾反使也本亦作㘝案謼崔用齊
詩也鄭箋辭則號呼相傚式易法式正相傚意說
苑貴德篇引詩曰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㘝行也
亦作式則異本作或非也毛詩古本俾字皆作卑
今注號本宵改爲俾
文選左太沖魏都賦劉淵林注引詩咆烋於中國烋
作咆了作於內奰于中國奰作贔皆三家經異文

說文解字奰壯大也从三大三目二目爲𦣻三目爲奰益大也一曰迫也引詩不醉而怒謂之奰者引詩蕩毛傳也

朱氏經義考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今本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喻紂國語周語上引詩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韋昭注謂湯伐桀也亦用鄭箋可證

鹽鐵論遵道篇引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沒而存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案此蓋涉

初經師之說義

說苑臣術篇鴟夷子與陳成子論桀紂引詩曾是不聽大命以傾新序善謀篇列女傳卷三並引此二句又漢書劉向傳引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引詩皆與毛詩同列女傳卷七引詩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撥作敗與毛經字異而漢書楊胡朱雲傳贊引大雅云雖無老成尙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則與毛詩迥殊矣又漢書杜欽傳引詩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鑒作監亦

三家經本

毛詩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正義引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之篇也抑讀曰懿又謂侯苞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以爲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蓋迪庶川詩故引侯苞說以序說爲刺厲王者誤朱子集傳從之。

注應蛟學詩略抑戒理學也近而威儀言語遠而詠
令政刑細而寢興灑埽大而車馬戎兵顯而賓友
臣庶微而暗室屋漏深若師保在前既耄如此
敬義之功深矣
漢書馮奉世傳贊引詩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敘傳
下句又匡衡傳引詩淑慎威儀惟民之則維並作
惟又選阮嗣詠懷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
也未知釋詩何句然可徵三家詩本維多作惟也
靡悊不愚釋文出靡悊云本又作哲今注疏本作哲

文選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引毛詩作靡哲不愚與陸本同周頌宣哲維人釋文亦出宣悊云本亦作哲今注疏本亦作哲

蔡邕祖德頌無競伊人又太傅胡公碑所謂無競伊人淑恭淑慎者也用詩語維並作伊

禮記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鄭注梏大也直也正義言賢者有大德行四國從之證上有德下所

從也今詩作覺毛傳覺直也鄭箋與禮注同孝經引詩此二句亦作有覺孔安國傳亦訓直也言先王行正直之德則四方之衆國皆順法則之也可補毛義

訏謨定命釋文謨莫蒲反謀也沈云本亦作漠音莫盧氏考證案可言聖人謨之釋文莫之如字又作謨同知古謨字多借作漠莫也翰案毛鄭皆訓謨爲謀與作漠訓莫者迥殊沈重所言蓋三家本異也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非使如耳目口鼻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脩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姦宄之屬莫

不反愆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漢書匡衡傳引詩維亦作惟

用遏蠻方毛傳遏逷也鄭箋遏當作剔剔治也案遏遠爾雅釋訓文由庭內推及蠻方爲義亦長故朱子集傳從毛解也

韓詩外傳卷六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

王郍嬛館補校

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與仁義而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民莫犯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說苑脩文篇亦載此節引詩作告爾民人韓詩外傳仍與今詩同者蓋後人順毛改之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七引此節至莫敢犯也止標韓詩而文句少異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槩於唐風役車其休下殊失深

說苑君道篇天地動而萬物變化引詩云愼爾出話
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善說篇惟君子爲能貴其
所貴也引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皆漢初經師
說義
孔子家語弟子行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並云南宮
三復白珪之玷圭作珪說文解字玷缺也引詩白
圭之玷論語何晏集解孔安國傳引詩白圭之玷
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與今毛詩同司馬
遷從孔安國問而史記引詩作珪說文序謂詩用

三嫏嬛館補校

毛氏而引詩作訓詁皆參用他經也

韓詩外傳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接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為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

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榮此說辯隱諱移苟四者之害與孟子知詖淫邪遁四者之言足以相發荀子致士篇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則思師引詩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道篇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倫理以爲理喘而言臑而動口而一可以爲天下法引詩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不苟篇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

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人是之謂至人引詩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又韓詩外傳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强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

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又曰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人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二書引抑戒詩語深得理與故備錄之

無言不讎毛傳讎用也鄭箋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釋文讎徐云鄭市

又反售市又反一本作讎案鄭以售訓讎即讀讎
為售或以箋則其售為讎與貢物義不相應集韻
去聲四十九宥承呪切並收售讎二字引詩無言
不讎鄭康成讀是已列女傳卷六引詩無言不醻
無德不報醻與報字一例朱子集傳讎答用其義
萬民靡不承釋文一本靡作是臧琳拜經日記箋云
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之也據鄭義知經
本不作靡字今注疏本並釋文刪此條
尚不愧于屋漏釋文作不媿唐石經同今注疏本及

中庸引詩並作不愧案說文解字媿正字愧或字
不僭不賊釋文出不譖云本亦作僭子念反差也注
及下我譖同今注疏本作僭戩釋文僭本亦作譖
子念反非陸氏之舊文矣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毛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
用也虹潰也鄭箋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
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
喪稱小子案何楷詩經世本古義童以角言猶易
言童牛穀梁詩言童羖也單指羊說似涉於偏鄙

說憑空添出皇后謂天子未除喪稱小子說亦迂曲穿鑿朱子集傳易爲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滋亂汝而已豈可得哉頗得箴儆語意

告之話言釋文話古快反話言古之善言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拜經日記據釋文則知說文引詩告之詁言愼爾出話毛傳話善言也告之話言毛傳詁言古之善言也古字與說文故字義同則詩亦必作詁傳故與前有別釋文詁音戶快反則唐時

本已誤今本說文亦爲後人妄改

文選陸士衡赴洛中作詩注引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余蕭客古經解鉤沈嗚字於乎小子之下然則毛詩於乎韓詩多作嗚呼也案說文解字烏孝鳥也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古作於緜紟

爾雅釋訓夢夢訰訰亂也邢昺疏引詩誨爾諄諄釋文諄諄字又作訰引說文訰若並云告曉之熟與爾雅亂也釋義不同

日喪厥國釋文韓詩並作聿喪正義此日爲辭故韓詩作聿

陳際泰五經讀周以忠厚興國其失也柔詩以桑柔爲比即兆春秋蠶食之矣義甚新警

其下侯旬毛傳旬均正義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案爾雅作洵則某氏引詩旬作洵矣

旟旐有翩釋文出有偏云本亦作翩今注疏本作翩國語周語下引詩旟旐有翩宋庠補音翩詩作偏

則宋所見經本與陸同也

其稱以燼釋文出以盡才刃反災餘曰盡本亦作燼同盧氏攷證注疏本作燼从兩火俗字也足利本作藎案方言二自關而西秦晉之閒炊薪不盡曰藎翰案文選馬季長長笛賦藎滯抗絕中息更裝李善注方言曰燼餘也藎與燼同在進切

靡所止疑毛傳疑定也正義疑音凝凝者安靜之義故訓爲定也朱子集傳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朱公遷詩經疏義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鄉

飲酒亦有此文又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疑正
立自定之貌案儀禮釋文疑魚乙反

國步斯頻毛傳頻急也鄭箋頻猶比也說文解字矉
恨張目也引詩國步斯矉與毛鄭異

逢天僤怒釋文僤亦本作亶毛傳僤厚正義僤宜音
相近義亦同釋詁云亶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
厚是僤亶同也

孔棘且圉毛傳圉陲也鄭箋圉當作禦案圉禦二字
古通用毛以圉爲邊陲鄭以禦爲守禦義亦相成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毛傳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
亂也鄭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
用賢正義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
亂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救
熱猶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
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案孟子今也欲無敵
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亦引此
詩趙岐注喻其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於天下也
喻惡仁字承上愛恤禮字承上序爵當兼仁禮兩

先姚媛保補校

議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鄭箋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爲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正義引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案孟子引此詩趙岐注刺時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與王肅義同未若箋義求上得詩人婉曲之致若韓詩外傳引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雖言不信矣美材而不聞

君子之道隱小物而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又得聖門說詩之初義非章句之儒所能解也

好是稼穡毛無傳鄭箋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下解稼穡維寶二句云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釋文家王申毛音駕訓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維寶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

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从禾盧氏攷證正義曰以家嗇爲稼家吝嗇箋不言稼當作家則所援之本先作家也案孔氏所言最是然亦爲王肅所惑作稼矣翰案如鄭所說王之用人進退失宜與迴風託興意甚合

降此蟊賊釋文蟊說文作蝥案今本說文正作蟊此疑有誤

韓詩外傳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

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文法何等古峭

朋友已譖釋文譖本亦作僭案正義朋友皆以此僭差情不相信又云幾僭是僞妄之言蓋孔氏所據本作僭而又通毛譖訓不信之義也

爾雅釋天西風泰風郭璞注引詩泰風有隧邢昺疏詩正義並引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鄭箋西風謂之大風釋文大鄭音泰與爾雅合韓詩外傳引詩亦作大風知作泰風者魯詩也

韓詩外傳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

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中垢闇行也鄭箋中垢言闇冥也亦本韓義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鄭箋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卧如醉左傳文元年秦伯引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杜預注言貪亂之者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與鄭義同戴氏者正藍謂聽人言則與之應答非耳無聞知者也及

爲之誦言僞諫乃如醉而没不省者矣亦用鄭說
而圓通之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鄭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
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朱子集傳易之
云言己之所言或亦有中猶用千慮而一得也
旣之陰女反予來赫毛傳赫炙也鄭箋云往也口距
人謂赫我恐女見弋獲旣往覆陰女謂啓去之患
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正義引王肅
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

言者也釋文陰鄭音蔭覆陰也王如字赫本亦作
嚇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案釋元應
一切經音義引詩作嚇殺予橫渠詩說陰往恐告
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朱子兼取其說

職涼善背毛傳涼薄鄭箋諒信也釋文涼毛音良鄭
音亮下同案下謂涼曰不可亦毛音良鄭音亮也
正義唐石經並作諒曰不可與釋文異釋文並作
涼下涼字必應訓信則涼薄之訓非也

春秋公羊傳桓五年大雩何休注湯時大旱使人禱

于山川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徐彥疏皆韓詩傳文案此是說雲漢篇義徐與爾云宣王雖中興而終如廢嫡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殺杜伯不察共乘疾皆足以致旱而詩中一味歸咎天而與六事自責者異矣

釋文薀隆紆粉反本又作熅紆文反韓詩作鬱同案正義溫字定本作蘊溫似熅字之譌爾雅釋言鬱氣也邢疏謂鬱烝烝氣也當是釋韓傳鬱字

[illegible]郎[illegible]倪補校

蘊隆蟲蟲正義釋訓云蟲蟲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也案今爾雅釋訓爞爞炎炎熏也孔氏順毛作蟲爞正字蟲古文假借字也集韻平聲上一東持中切爞烛旱灼也或省通作蟲俗以烛為爞字非釋文蟲蟲韓詩作烔音徒東反集韻平聲一東徒東切烔爞痋三字引博雅烔熱也或作爞燵以與讀故兩收之也

靡神不宗毛傳宗尊也從漢書顏注引詩作靡神不禜禜祭洙雩宗祭旱也鄭讀宗為禜當是三

家詩作禁也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鄭箋克當作刻刻識也正義述毛云雨澤不降是先祖后稷不能福祐我也昊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述鄭云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己請意近世不甚協

先祖于摧毛傳摧至也鄭箋摧當作嗺嗺嗟也正義引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以孫爲毛說甚當鄭改字非也

釋文炎炎本或作惔於如惔引說文云炎燎也案今
說文惔憂也不云炎燎當是說文作炎云是作字
之誤燎也用毛傳惔燎之也訓義
旱魃爲虐毛傳魃旱神也正義引神異經南方有人
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
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
中卽死旱災消藝文類聚卷一百引韓詩毛詩答
問曰雲漢之詩旱魃爲虐傳曰天旱鬼也箋曰旱
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審旱氣生魃奈何

答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旱也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者耶引毛傳作天旱鬼與今詩傳異

我心憚暑毛傳憚勞鄭箋憚猶畏也釋文憚毛丁佐反韓詩云苦也鄭徒旦反三訓義並通唯毛鄭音異耳

釋文如焚本又作樊如惔本又作燂我遯本亦作遂案說文解字焚燒田也樊是焚字之譌朱本燂作熏燂是俗字周易遯鄭康成本作遂古文遯字也

胡寧瘨我以旱鄭箋瘨病也釋文瘨韓詩作疹恥吝
反云重也與鄭文義背異
敬恭明神釋文出明祀云本或作明神今注疏本作
明神載釋文本或作明祀兩文互倒案文選陸士
衡答張士然詩注引毛詩曰敬恭明祀又見洪适
隸釋二西岳華山亭碑
靡人不周毛傳周救也鄭箋周當作賙案王肅云靡
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
派有分無多分窮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

也周救並合有　周徧之義何煩改字爲明也

云如何里鄭箋里　憂也釋文里如字憂也本亦作悝

爾雅作悝並同　王曰㾚病也案爾雅悝憂也㾚病

也王因箋言憂　當作悝毛本或作㾚故改曰病也

崧高維嶽釋文字　亦作嶽注疏載釋文作岳嶽俗體

字作岳是也說　文岳爲古文嶽禮記孔子閒居公

羊傳莊四年何　休注引詩作嶽本之三家此今文

也初學記卷五　白帖卷五皆引作岳古文也是陸

氏所見毛詩之　舊本

生甫及申鄭箋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狩之事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維申及甫箋申申伯也甫甫侯也正義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按韓詩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然案王符潛夫論三式篇周宣也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

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封以樂土賦以盛服也申甫並稱又似以甫爲仲山甫則鄭注禮時亦用三家舊說也潛夫論又引詩曰亹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兩引復不同者亦引三家本異也

王纘之事鄭箋纘繼也釋文纘韓詩作踐踐任也與鄭異彭執中詩說申伯姜姓是四岳後先世已爲

諸侯王使繼其事而邑于謝式是南邦此加地進
律之爵也

以作爾庸釋文本亦作墉案毛傳庸城也鄭箋庸功
也毛本如作墉鄭必不以庸功為訓蓋王肅輩或
改作墉故傳本有此異字耳

有俶其城釋文俶本作俶案字書無俶字蓋俶字之
訛集韻入聲四覺仕角切濯明也詩鉤膺濯濯沈
重讀與釋文引沈古學反小異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傳寶瑞也鄭箋圭長尺二寸

瑞之介非諸侯之圭正義引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又引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皆信圭七寸又不得上公之制九寸桓而瑞之介箋義爲長案書舜典輯五瑞毛訓寶爲瑞明是桓圭故朱子从毛作諸侯之封圭也
往近王舅毛傳近己也鄭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正義以命往之國不復與之相近故轉爲己以爲辭也近得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

記之記也集韻去聲七志收近字云己也辭也引往近王舅蓋本毛鄭讀也

王餞于郿鄭箋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晉粹中放齋詩說祭統云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郿近岐周申伯受封必冊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餞于郿召虎受封亦曰于周受命於此可見矣

楚辭七諫沈江云偃王行其仁義兮荊文寤而徐亡王逸章句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

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案史記周本紀穆王西
巡狩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
亂博物志偃王旣治其國仁義著聞江淮諸侯服
從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遣使乘䮂一日至楚使
伐之偃王仁不忍鬭其民爲楚所敗據此則徐偃
王之滅在周穆王時宣王旣以其地封申伯而嘗
武又紀宣王征伐徐方當是偃王旣滅徐國別有
封君或以其地不靖之故命申伯邕此而監之與
然此亦本三家之說與毛迥殊 王符潛夫論引此

婿蔵衍補校

詩作于邑下序又不同

以贈申伯毛傳贈增也釋文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毛申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今注疏本作贈增也是孔氏據用崔靈恩本也

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小雅曰天保定爾

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有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說天人交關處精粹明辨

貴之偶詹言詩曰有物有則孟子釋之曰故有物必有則物事也則理也下學而上達所學者事也所達者理也而字必對待亦非偏舉事在而理寓焉離事而言理則吾人之清談釋氏之頓悟而言性命標示心學鮮不茂棄倫物糟粕六經而流弊不

可勝言矣

蔡邕胡廣黃瓊頌天生蒸人引詩諸民作人非唐人避太宗諱所改即所據經本作人也

王符潛夫論德化篇引詩民之秉夷與毛詩秉彝異而與孟子引詩同

仲山甫毛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仲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

畿內之國稱侯以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孫
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按據翰
案韓詩外傳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闚遠牧眾也
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
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
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何如
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
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
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

我姑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歎乎哉故牧者所以闢四目通四聽也引詩邪國若否仲山甫明之然則山甫食采畿內以王卿而兼爲牧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又云於外曰侯傳稱樊侯蓋以此也

呂氏春秋知化篇高誘注引詩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傳曰生好物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死事人是爲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勿無也此所

引傳蓋韓詩外傳說義深曲

列女傳卷二引詩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古作故說苑立節篇引詩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解作懈新序雜事引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矜作鰥三書並劉向所著蓋皆引魯詩也

纘戎祖考毛傳戎大也鄭箋戎猶汝也正義戎之爲大雖是正訓於理不愜故易以爲汝

漢書刑法志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引詩仲山父將之仲山父明之甫並作父亦古今字異也

韓詩外傳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引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漢書公孫劉車王楊陳鄭傳贊不畏彊圉川詩語與毛傳不同

朱子詩解頗不剛不柔長發所以須成湯不茹不吐蒸民所以義山甫以過剛即上九之亢過柔即六極之弱也然抑戒祗云無不柔嘉崧高祇云柔惠且直何也武公之敬申伯之直柔中仍有剛也

荀子彊國篇財物化貨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引詩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韓詩外傳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溼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龍清而稿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亦引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案荀悅與中庸篤恭意有會韓說如毛亦微至

我儀圖之釋文出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今注疏本經及釋文並作儀誤從唐石經也正義鄭讀爲儀故以爲匹則孔氏原本經亦作義

郝敬詩經原解仲虺稱成湯不言無過言改過樊侯佐周宣不曰無闕曰補闕皆於頌揚中寓規戒之意也

八鸞鏘鏘釋文出將將云本亦作鏘鏘今注疏本作鏘鏘載釋文鏘七羊反本亦作鏘同上下文義不協

漢書杜欽傳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案欽前言關雎用魯詩義此亦魯說鄧展注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往治齊城郭也蓋不以欽言爲然

林兆珂毛詩多識篇宣王命申伯以式南邦命樊侯以城東方命韓侯以受北國爲謀悉矣誰料犬戎西發哉夫四隅已防其三而變出於不備之方况一爲不備者乎

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受

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世世不絕也禮記曲禮下正義引白虎通韓詩內傳於天子下有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今本脫誤當在所以名之爲世子上此蓋韓侯受命傳文也

有倬其道釋文倬陟角反明貌韓詩作晫音義皆同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當是榦不庭方之義

韓經榦作幹也

鞹鞃淺幭釋文鞃苦宏反沈又音肱亦作鞃胡肱反又弦三同毛居正六經正誤引釋文又作弦王同今本脫作字王作三臧氏拜經日記三同謂軾鞃弦三字音義皆與鞃同亦通毛傳淺虎皮毛淺也幭覆式也正義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複字異而義同又云此與天官冪人之字異其義亦同釋文幭莫歷反一音蔑本又作幭同說文解字幭車覆式也引詩鞹鞃淺幭集韻入聲二十三錫幭或作幭

鞗革金厄毛傳厄烏蠋也鄭箋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纒搤之正義厄烏蠋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毛以厄爲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也又釋箋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爲蟲故易傳以金爲小環往往纒搤之往往言其非一二處也案傳烏蠋釋文出烏蠋云爾雅作蠋段氏玉裁詩經小學傳厄烏蠋也烏蠋即小爾雅釋名所言烏啄也古啄蠋通陸

孔皆卒合爾雅殊左翰案傳言其狀箋言其義其

訓懈則一也

籩豆有且釋文且子餘反又七敘反山井鼎七經孟

子攷文初擬敘字敘誤及校元文亦然但作子餘

七敘二反爲異耳案山氏所擬甚是敘或敘字之

訛乎

謝枋得詩傳注疏中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

使顯父餞之禮亦有差等也

汾王之甥毛傳汾大也鄭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

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意以汾王是指他王言范處義解頤新語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謂之共叔皆汾王之類

白虎通嫁娶篇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又曰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而娣者傳異氣也

娶二國女何據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

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

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

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韓侯顧之毛傳顧之曲顧道義也釋文曲顧一本作

回顧盧氏考證案曲顧之文見列女傳白虎通及

淮南注回顧是俗人妄改翰案正義亦謂本或曲

爲回者誤也宋本集注皆爲曲字

釋文噳噳本又作麌有貓本又作猫案說文無麌字

亦無貓字貓新附字始有之又其貓云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案今說文作北方豸種又貉皮本亦作貊說文貉或从比

許謙詩集傳名物鈔韓奕寫圖富樂祇陳貓獸魚鱉而不及金玉鋪張處皆其性情之正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毛傳師衆也鄭箋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釋文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此燕國完音桓王符潛夫論志姓氏皆周

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水酈道元水經注聖水又東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又云又東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朱子集傳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邱之類也蓋從王子雍

之義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以燕爲北燕國

來旬來宣毛傳旬徧也鄭箋旬當作營宣徧也正義旬徧釋言文彼旬作徇音義同毛旣以旬爲徧則宣不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案毛說自明鄭徑改經字非是

韓詩外傳卷八引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又引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引詩攷兩詁攷祖包一南北堂書鈔卷三十引詩
侯有德天子錫之下注韓詩正引外傳文余蕭客
古經解鉤沈繫於韓侯受命下非也
肇敏戎公毛傳肇謀敏疾戎大也鄭箋戎猶汝也釋
三、文肇音兆韓詩云長也訓肇爲長以戎作汝皆與
毛傳不同
徐光啓毛詩六帖王褒召虎之武功虎勉宣王以文
德君臣一德之盛也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毛傳王命南仲於大

晃嫏嬛館補校

祖皇父爲卿士鄭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
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
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引述毛云先言
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爲上將皇父爲監以皇父不
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摠軍
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又釋箋引孫毓云宣王
之大將復守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
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
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畢兵

稱項燕命將本趙古今有之箋義爲長朱子集傳

亦從鄭說

三事就緒毛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

鄭箋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案詩於三事大夫擇

三有事皆以官職言鄭訓三農之事恐非也

如震如怒鄭箋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

其色釋文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臧氏拜經日記

當作而觀箋可見正義及石經皆誤作如蓋惑於

王肅所改

匪紹匪游釋文匪紹如字繼也徐云鄭尺遥反緩也集韻平聲下四宵蚩招切紹引詩匪紹匪游鄭康成讀

鋪敦淮濆鄭箋敦當作屯又云陳屯其兵是訓鋪為陳也釋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與鄭異

緜緜翼翼釋文緜如字韓詩作民民同案周頌緜緜其麃釋文引韓詩亦作民民云衆貌此亦當訓為衆也韓詩外傳卷八引詩緜緜翼翼不測不克與

毛詩同後人依毛而改也

荀子君道篇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是之謂至平又議兵篇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並引詩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又非相篇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

兼術引詩曰徐方既來天子之功疏子傳詩爲子
夏四傳弟子而大毛公所師事故諸書往往引詩
而發其奧蘊
蝱賊蝱疾釋文出蟘賊云本又作蝱哲夫成城釋文
出喆字云本亦作哲今注疏本作𧎷作哲非毛詩
古本矣
列女傳卷七引詩哲婦九句惟厲之階維作惟又卷
一引詩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絍爲公
事也休之非禮又卷八引詩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今作全文卷三引詩無忝爾祖式救爾訛皇祖作爾祖後作訛經文異字及說蠶織義蓋皆本之魯詩大戴禮記本命篇盧辯注引詩云婦爲長舌惟厲之階維亦作惟有作爲又異

說文解字伎與也引詩鞘人伎忒又逖遠也引詩舍爾介逖近與毛異

韓詩外傳卷八一穀不升謂之鎌（穀梁作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穀梁作康）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

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祲之禮也引詩曰我居御卒荒閔作御與毛詩經文不同所引用穀粱傳文亦與小雅雨無正毛傳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義異

蟊賊內訌毛傳訌潰也鄭箋訌爭訟貫昌朝羣經音辨卷一引鄭音訌古紅切

爾雅釋訓臯臯琄琄刺素食也釋文臯臯樊本作浩浩老古反臧庸拜經日記樊當引詩云臯臯訿訿

臯臯訿訿毛傳訿訿窳不供事也正義引說文云窳

嬾也草木皆自竪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
嬾人常臥室故字从穴案今本說文無之正義所
據往往非今十五篇如第字之類是也顏釋元應
四分律音義引楊承慶字統其說如此
草不潰茂毛傳潰遂也鄭箋潰當作彙彙茂貌韓詩
外傳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滃然興雲沛然下
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
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
躧舄視不出閤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

五三媯孫作楫校

有以應哉詩云如彼歲旱草不潰茂韓詩潰作漬

較毛詩潰字易解

如彼棲苴毛傳苴水中浮草也鄭箋如樹上之棲苴

劉跂暇日記北人樹上曬乾菜冬春食之詩所謂

棲苴言如鳥棲然

彼疏斯粺鄭箋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正義

引九章粟米之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

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

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

數也案春秋說題辭孔子言曰七變入臼米出甲
謂礱之爲糲米也舂之則粺米也晰之則鑿米也
蒼之則毇米也又鑿擇之暘暵之則爲䊪米說足
與九章算術相發
不云自頻毛傳頻厓也鄭箋頻當作濱案列女傳卷
八引詩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頻正作瀕鄭蓋用魯詩義也
關雎正義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今
詩作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未知何人所刪減也

朱倬詩經疑問召旻曰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言召不及周何也以公勤勞禮則有加以公懿親誼則從讓也朱謀㙔詩故周南係周公召南係召公明化之盛必有待於二公也風之終係於豳雅之終係以召旻明化之衰必有思於二公也

張耒詩說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粺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版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俠大幸而治得於內則士

宇廣於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非侵伐攻取而得之也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過於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於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則人相與攜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之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日日闢國百里也蓋土宇版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

迹也納蘭氏成德云所論士宇版章一則其有感

於熙寧開邊斥境之舉而爲之也與